

BUYUQINGCHENG
BUYUNI

圣
妖

— 著

不遇倾城 不遇 你

上
▼



如若没有遇上你，纵使倾城满色有何用？

钟心一见，胜过倾城万眷。

纵不遇倾城，但愿只遇你。遇见你，便遇上我的明媚倾城。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FENGHANG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

不遇倾城 ／ 不遇你

圣妖 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不遇倾城不遇你 : 全2册/ 圣妖著. —南京: 江苏
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5

ISBN 978-7-5399-7892-5

I. ①不… II. ①圣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272413号

书 名 不遇倾城不遇你
作 者 圣 妖
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
选题策划 李文峰 风染白
责任编辑 姚 丽
文字编辑 风染白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00×980毫米 1/16
字 数 470千字
印 张 38
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,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7892-5
定 价 55.00元 (全二册)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Chapter 01	再遇黄金男 / 1
Chapter 02	酒后被算计 / 30
Chapter 03	和好不如初 / 57
Chapter 04	琉璃夜色浓 / 84
Chapter 05	霍少弦大婚 / 111
Chapter 06	做她的靠山 / 138
Chapter 07	想要个孩子 / 169
Chapter 08	隐婚的幸福 / 194
Chapter 09	爱也分两种 / 218
Chapter 10	只是太爱你 / 250

Chapter 11 新来的儿子 / 285

Chapter 12 叫一声妈妈 / 317

Chapter 13 耍滑傲娇男 / 353

Chapter 14 颂颂的身世 / 384

Chapter 15 亲吻她的痛 / 416

Chapter 16 神秘睡美男 / 447

Chapter 17 回到他身边 / 480

Chapter 18 倾城厉二少 / 513

Chapter 19 我是你的药 / 545

Chapter 20 白首不相离 / 575

独家番外 / 599

目 录
CONTENTS

Chapter 01 再遇黄金男

荣浅被虎背熊腰的两人腾空架起，穿过冰蓝色的走廊后来到VIP房间，她被推到里头时，厉景呈已经坐在了里面。

门在身后砰地被带起。

荣浅抬起眼帘，看清楚房间里的一切后倒吸口冷气，目光最终落向床头，那儿摆着一块黄金号牌。

荣浅紧张得不行，她正襟危坐，盯着阳台上的男人，“你救救我吧，我是被抓来的。”

厉景呈单手拨开帘子，水晶的碰撞声响起，他右手执着酒杯走进来，走到荣浅对面，“怎么救？”

荣浅故作轻松，“你替我付了赎金，只要五十万，到时候一定还你，我家随便一辆车都不止五十万。”

“你怎么不说你就值五十万呢？”

荣浅走上前一步，“你带我离开，我让我爸重金酬谢你。”

厉景呈伸出食指，做了个噓的动作，他朝门口角落的方向一指，“今晚的精彩录影他们要拿到手后才能放你走，这录录影可是在这儿存档的。”

“这是犯法的。”

“那你报警好了。”

荣浅不想惹恼了他，她小心翼翼地走到男人跟前，“我长得很一般，凭你这条件，多的是美女对你投怀送抱，哪个不比我有风情啊？我们做个交易怎样？”

“去，把你的脸洗干净。”厉景呈完全没将她的话听进去，“看了就倒胃口。”

荣浅想跟他谈下去，只能照办。

她先前为了避开厄运，嘴唇用唇膏画成了血盆大口，还用眉笔画上了八字须，两只熊猫眼占了半张脸，脸颊处更用眉笔点满圆点，这看在厉景呈眼里简直就是怪物。

唇膏和眉笔是荣浅被强迫化妆时偷来的，利用升降台上去的时间，她把自己折腾成了这副鬼模样。

荣浅随便用水抹了几把就出来了，脸上还有些地方没洗干净，但轮廓已经分明：两道眉毛细如柳，高挺的鼻梁下是一张樱桃小口，关键是那双眼睛，乌黑闪亮，别具味道。

荣浅擦了擦脸颊上淌下来的水。

厉景呈侧首望向她，唇角勾起，墙上的半边壁灯打出暖暖的灯光，将他精致绝美的五官衬托成一幅极致的画，“怕什么？”

“你这样的人，不缺钱，也不会缺女人，你到底还缺什么？”

厉景呈那犹如精心雕刻出的五官充满了迷人的魅力，“我就是缺一个像你这样的女人。”

“我叫荣浅，是南盛市霍少弦的未婚妻。我是被抓来的，你只要能带我出去，他必定会重金酬谢……”

霍少弦这个名字，只要熟悉南盛市的人都不会陌生，年纪轻轻便继承了霍氏集团，杀伐决断没有几个人及得上，最主要的是，他确实有个未婚妻，传言还是个被他捧在心尖的人物。

“他要是知道了这里发生的一切，还会要你吗？”

荣浅未做犹豫，语气坚决，“会的。”

厉景呈唇瓣轻扬，“为什么这么肯定？哪个男人不希望自己的女人干干净净？”

“干净”二字犹如一根针扎在了荣浅身上，她本以为心里的伤疤已经愈合，但它总会在她毫无准备的时候无情裂开。

“因为，我被人糟蹋过，在一个连霍少弦都舍不得碰我的年纪，所以我敢肯定，就算知道了这一切，他还是会要我。”

厉景呈望向荣浅，眉目间暗藏吃惊，她看着年纪很小，清清纯纯的样子，眼神也很纯粹，他猜不出她究竟讲的是真话，还是为了脱身而找的借口，但她的话让他想起了多年前的那个夜晚。

一场不入流的游戏，也是他唯一一次对女人用强……

他的心颤了一下。

厉景呈回神，做了可能是这辈子唯一一件善事，“你要是不愿意，我不勉强。”

“我不愿意。”

男人笑了笑，“但我凭什么帮你？”

“说说你的条件。”

“就像你说的，我不缺钱，也不缺女人，如果有一天我让你还今天的人情，你别忘记就好。”

这种空口许诺的话谁不会说？

荣浅立马答应，“能，我保证。”她语气急迫，恨不得举起双手双脚发誓。

荣浅低着头，被挟裹在厉景呈怀里，男人很高，一件大衣遮至荣浅的腿肚以下。

在门口，两名保镖将他们拦下，“厉少，东侯宫的规矩，现在还不能离开。”

厉景呈手掌按向荣浅的脑袋，“录影带我明儿一早会让人送过来，况且她的赎金我已经给了，你们要坚持，就把我东侯金钻VIP的会员销了吧。”

两名保镖面面相觑，最后还是放了行。

除了霍少弦，荣浅还是头一次跟别的男人这样亲近，她屏息凝神，“你离我远点。”

“别不识相，我这是为你好。”

荣浅想着这会儿还在别人的地盘上，便不再说话。

泊车小弟将厉景呈的车开过来，男人拉开副驾驶座的门，将她塞了进去。

宝蓝色的跑车缓缓驶出去，荣浅的目光定在后视镜上，“这儿还在南盛市的范围内吗？”

“在。”

荣浅别回视线，看到厉景呈落在她腿侧的目光，忙将他的大衣拉拢，“别以为我会怕，上学时我也喝过酒，打过架。”

“你不是豪门千金吗，还做这些？”厉景呈忽然伸出手在她膝上拍了下，“也是，你都这样了，还有什么不敢自黑的？”

“那是那些人给我安上的，我不是什么豪门千金。”

一列车队迎面而来，为首的黄色法拉利飞速而过，荣浅挺起上半身，“等等，停车！”

厉景呈将车停在路边。

她推了下车门，“让我下去。”

“记得你答应我的事吗？”

“记得，我一定不会忘记。”荣浅伸出手，做了个发誓的动作。

厉景呈打开车门锁，她迅速推开门，踩着足有七八厘米的高跟鞋朝东侯宫的方向而去。霍少弦的车她不会认错，那个颜色还是她特意选的。

荣浅跑得腿都要断掉了，她赶到时，正好看到霍少弦在东侯宫门口下了车，侧了身吩咐旁边的人什么话，绚烂夺目的灯光流泻在颀长的身子上，让他俊逸的五官带上

了一种迷离的高贵。上流社会流行着这么一句话：嫁人当嫁霍少弦。不只因为他家世显赫，还因为他长相出众，小报杂志甚至给他冠过“南盛市第一美男”的称号。

霍少弦听到脚步声才要回头，结实的腰身便被冲过来的荣浅用力抱住了。

男人往前冲了半步，清冷的面上难抑惊喜，他扣住荣浅的一只手臂将她拉到跟前，“浅小二。”

荣浅冻得嘴唇发紫，哆嗦着喊了句：“少弦。”

他的目光落到她光裸的颈间，“项链呢？”

“被他们摘掉了。”

霍少弦一把将她肩头的外套扯掉后甩开，然后脱下自己身上的大衣给她裹上，“怕不怕？”

“还好，我知道你很快就会来的。”

多年前那件事发生后，霍少弦就送了她一条带有跟踪器的项链。

他有力的手臂环住荣浅的肩膀，从旁边车队下来的上百人规规矩矩地守在他们身后，霍少弦侧过身，冲边上的男人吩咐了一句：“砸了。”

“是。”

荣浅伸手拽住他的衣角，“少弦，我们还是报警吧。”

“不用，这是最快的解决办法。”

“但，这里面恐怕还牵涉到黑势力。”

霍少弦搂住她朝跑车走去，“不怕。”

荣浅回头看了眼正往里冲的人群，挨着霍少弦向前走，唇角浅勾，“好，砸了。”

黄色的法拉利张扬地离开，自始至终，霍少弦的唇角都绷得很紧。谁都知道，霍少弦只爱一个荣浅，14年来，他们习惯了彼此的存在，他为她遮风挡雨，为她拒绝了所有蓄意接近自己的女人。

从懵懂的少年到能独当一面的潇洒霍少，他陪着她长大，也见证了她被不知名的男人毁去少女纯真的残忍一幕。

两辆豪车交错而过，两双同样犀利的冷眸甚至来不及对上。厉景呈夹着烟的手指伸出车窗外，一个优雅弹开的姿势后，绝尘而去。

一年后。

“浅浅，赶紧的，你家霍老大又在祸害不良少女了！”

荣浅才走进洗手间，便接到好友的电话。

她拧开水龙头胡乱抹把脸，心想，这妖孽，怎么一刻都不让她省心，走哪儿祸害到哪儿呢？

今天是她二十岁生日，家宴举行完毕后，霍少弦包下这间会所给她庆祝。

荣浅快步走回去，远远就看到那令人惊艳的一幕。

要知道，霍少弦是很少在众人面前这样浪的，但他一旦浪起来，男人女人都招架不住。

镭射灯幻化成一双双妩媚柔腻的手，巨大的圆形舞台被荣浅请来的同学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住，霍少弦就站在最中央，甩落的汗珠正顺着颊侧往下淌，震耳欲聋的重金属音乐是最好的点缀，男人身形摆动，台下的小女生们看得口干舌燥。

霍少弦微抬头，朝不远处的荣浅抛了个媚眼。

有人终于按捺不住，扒下外套就上前去。

朱婷婷是学校出了名的太妹，她一步步靠近，想与他共舞。

男人眼神迷离，颈间淌下的汗水散发出诱人的气息。

朱婷婷情难自禁，终于伸出双手，想做出更进一步的举动。

荣浅捋起袖子，噙噙地往台上冲。

霍少弦嘴边带上了几分笑意，他不着痕迹地推开朱婷婷的手，顺势揽住荣浅的肩膀，“浅小二，跳累了。”

他的嗓音低沉而沙哑。

荣浅看了他一眼，抬起手将他的铂金纽扣一颗颗穿过扣眼，动作自然熟练，仿佛经常做这件事。

扣好最后一颗纽扣，荣浅将他的衬衣下摆往西装裤里塞。

霍少弦吸了口气，方便她动作。

“手里小心点。”他说话声很轻，带着笑意，一点儿都不正经。

荣浅的手绕过他的腰，将他后面的衣摆也塞进去，“刚刚被我抓到了，你在朝她放电。”

“我只是好久没跳舞，想跳了而已。”

至于别人犯花痴，不关他的事。

霍少弦抬起腕表看了眼时间，大掌抚上荣浅的脸，“我约了个人谈事，在001包厢，你好好玩，想点什么就点什么，谈完事我送你回家。”

“嗯。”

霍少弦松开她下了台，从助理手中接过外套后朝另一边而去。

朱婷婷还尴尬地站在台中央，荣浅邀请的名单里并没有她，是她非跟着一起来的。

几个好友在下面做出花痴状，“浅浅，让你家霍老大收了我们做丫鬟也好啊！”

荣浅朝朱婷婷挑了抹笑，“想都别想，我可不同意。”

不少好友涌上来，“我们也跳舞吧。”

她们毕竟还是学生，平时接触这种场合的机会不多。

荣浅晃了几下小腰，怎么都体会不到在霍少弦身上看到的那种美感，便跑到DJ那边要求换歌。

霍少弦用冷水擦了把脸后，走到001包厢前，才要推开门，换场音乐冷不丁传入耳中。

“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，绵绵的青山脚下花正开，什么样的节奏是最呀最摇摆……”

他的嘴角抽搐了一下，但眼里还是藏不住的宠溺，助理打开门，男人便含着笑意走了进去。

厉景呈比霍少弦晚到一步，走在二楼的廊间，耳朵里窜进来的《最炫民族风》让他不由得蹙眉，“现在会所里面都流行这种？”

身后的男人朝下看了一眼，“咦，搞什么？”

厉景呈顿住脚步，锐利的鹰眸看向楼底下正跳着奇怪舞种的女孩们。

荣浅站在最前头，她们跳的是啦啦队舞，跟外头大妈们跳的广场舞如出一辙，她嘴里还发出声音，“一二，嚓嚓嚓……”

朱婷婷看不下去了，赶紧溜下台，太丢人了。

厉景呈觉得好笑，“一帮乳臭未干的黄毛丫头，玩到这儿来了。”

他才要走，荣浅一甩头，扬起的下巴将她的五官都展露了出来，男人目光犀利，几乎一眼就认出了她。

荣浅脸颊嫣红，小嘴微张，脚踩着木地板发出有力的响动。

“厉少？”

厉景呈收回视线，“走吧。”

一曲毕，荣浅甩甩胳膊，旁边的女友搂住她的肩膀，“你家霍老大跳的是艳舞，我们这跳的绝对是大妈舞啊。”

荣浅点头表示同意，就像她和霍少弦，一个明着纯良，一个暗里骚包。

同学们大多是第一次来这么高档刺激的地方，玩起来自然热闹无比，荣浅来到二楼，抬头看了眼001包厢的号牌。

她还等着霍少弦跟她下去切蛋糕。

荣浅小心翼翼地推开门，把头探进去，见里头有客人，她只得退出去。

霍少弦已经看到她了，所以等荣浅第二次探进脑袋时，霍少弦喊住了她，“浅小二，进来。”

荣浅干脆将整个身体都挤进去，“还没谈好吗？”

霍少弦跟旁边的人聊了几句，那人的脸正对着荣浅，第一眼荣浅只是觉得熟悉，再细看之时，她便呆住了。

厉景呈修长的指节捏着酒杯，“这位小姐看着很面熟。”

荣浅未露旁的神色，她哼笑了声，“这搭讪方式真老土。”

霍少弦抿了口烈酒，咽下去后道：“不好意思，她被我宠坏了。”

“我先去切蛋糕……”荣浅转身要走。

“拿几盘上来。”她的二十岁生日蛋糕，霍少弦怎么都不能错过。

荣浅已经走到门口，可背部却被一道滚烫的视线盯得发毛。

荣浅端着切好的蛋糕走进包厢，用纸盘装好后一一递给在座的几人。

霍少弦尝了口，“浅小二，你终于二十岁了。”

浅小二是他打小对她的称呼，只属于他一个人的称呼。

一年前，尽管厉景呈放了她，但荣浅对他的印象奇差，能是那种地方的钻石VIP，可见玩女人的手段一流。

据说，那地方被霍少弦砸了后，现在重新开始营业了。

荣浅见霍少弦还有的忙，“我去下面等你。”

霍少弦点点头。

手上沾了奶油，荣浅慢慢吞吞地走进洗手间，心不在焉地抹上洗手液，余光忽然瞥到撑向洗手台的一双手，她立马扬眉看去。

厉景呈眸光幽暗，似乎能将她的人吸进去。

“我怎么记得，你好像还欠我一个人情？”

荣浅急忙洗干净手，厉景呈伸手拽住她的手臂将她压向一旁的墙壁，“真不记得我？”

“记得，”荣浅这会儿不装了，她口气满是不屑，“黄金老买家嘛！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你能去那种地方，说明你是个买家，当时你摆在床头柜上的那个号牌又是黄金做的，这个称呼难道不合你胃口？”荣浅掰开厉景呈的手，“松开，被人看见不好。”

“你这态度，跟当初求饶的时候简直判若两人。”厉景呈对她当时恨不得举起双手双脚发誓的模样可是记忆犹新。

荣浅嘴角扬起抹很小的弧度，“这儿可是南盛市，霍少弦的地盘。”

“你出事的时候，也在南盛市。”

“别惹我。”

厉景呈高大健硕的身子压近些，迫人的气势将荣浅逼得只能紧挨墙壁，削薄的唇几乎要碰触到她，“霍少弦说得没错，他果然把你宠坏了。”

“其实，你装作不认识我最好。”荣浅别开脸，到底有些紧张。

厉景呈伸出一只手，两根手指夹了一把她的脸，弹性十足，嫩到不可思议。

“你干吗？！”荣浅耷毛了。

“轻点，你要不想被人知道你曾经被抓进那个地方，就好好跟我说话。”厉景呈松开手，“今天就跟你叙旧到这儿，后会有期。”

他跟霍少弦的事情，才谈到一半，不能逗留太久。

荣浅瞅着他的背影骂了一句，幸亏四周没人，她赶忙离开。

过了半晌，确定外面的人已经走掉，朱婷婷才蹑手蹑脚地出来。

那种地方？买家？黄金号牌？

荣浅回到休息区，朋友见她闷闷不乐的样子，“怎么了？”

“谁知道厉景呈？”这个名字是她方才从霍少弦嘴里听来的，不过是随口一问，想来也没人知道。

“我知道。”没承想，旁边的人却立马接口，“我哥哥最近常说起厉景呈，我也看过报纸，啧啧，帅啊。他好像不是南盛市人，但最近半年，他似要在这儿立足，产业做得很大，”她撞了撞荣浅的手臂，“我哥说，厉景呈是南盛市新贵，背景雄厚，不出意外的话，会跟你家霍老大并驾齐驱。”

荣浅闻言，心里越发苦闷，看到桌上点的酒，随手倒了杯灌进肚。

“哎！”朋友赶紧伸手抢，“这是他们男生点的酒。”

霍少弦谈完生意出来时，已近凌晨，荣浅的朋友们全部走光了，他来到沙发跟前，朝守在边上的两人挥了下手，“你们走吧。”

“是。”

荣浅睡得很沉，一头青丝枕在身下，浓密的睫毛犹如扇子。

霍少弦拍拍她的肩头，“浅小二，起来了。”

荣浅嘟囔了一声，却一动不动。

霍少弦凑近，闻到一股酒味，一抹愠怒立刻爬上眉梢，居然喝成这样！

二楼，厉景呈狭长的眸子睇见荣浅醉醺醺的模样，霍少弦弯腰将她抱在怀里，然后大步往外走去。

停车场内，霍少弦拉开车门坐进去，荣浅坐在他身上，两条手臂垂在他背后。

这是他们打小就习惯的姿势，从霍少弦第一次开车起，只要在没人的地方，荣浅都要这般像只无尾熊一样缠住他。

回到家，霍少弦先给荣家打了个电话，说荣浅睡在他这儿。

他将她轻柔地放在大床上，荣浅自然地缩成一团，她的睡相并不好。

15年来，他们亲密无间。

而今，荣浅二十岁了，到了荣家放心将她交给霍少弦的年龄。

霍少弦双手撑在荣浅的颊侧，他也喝了不少酒。

荣浅的手臂横过来，握起的小拳头不偏不倚地落在他腿上，力道有些重，砸得有些疼。

霍少弦弯腰吻住她的唇，然后坐起身，推开她的衣摆后盯着某个地方。

那儿有什么，他再清楚不过。

当年，那件事发生后，她的腹部就留下了这道疤。

后来，他找了最好的技师替她弄了一个文身，为的就是遮住这道疤。

如今，疤痕是真的一点儿都看不见了，看过文身的人，只会以为是年轻人爱美的表现。

霍少弦的指腹一遍遍滑过，眸色渐沉。

这儿，这疤，真的能遮住吗？

发生过的事，真的能无痕掩去吗？

这一晚，霍少弦还是收住了手。

翌日。

荣浅撑起下巴，一瞬不瞬地盯着讲台。

林南推了下她的胳膊，“别装认真读书的样儿了，老实交代，昨晚成功没？”

荣浅斜睨她一眼，“姑娘，你才多大啊……”

“啧啧，别来这一套，我不信他会放过你。”

荣浅只差没哀号一声，她醉得不省人事，预想的计划早就被抛之脑后，“别揭我的伤疤。”

霍少弦曾经说过，等她到20岁。

荣浅是迫不及待的，不是因为别的，而是霍少弦早一天要她，她心里那根刺就能早一天拔出来，虽然她很坚强，几欲崩溃之后还是走了出来。

如今，荣浅20岁，霍少弦26了。

荣浅说霍少弦长了一张专门勾女人的脸，可也许谁都不会相信，霍少弦到现在还是干干净净的，26年来，除了自己解决以外，他的生命里，只有一个浅小二。

下课音乐声响起，林南一把将荣浅的背包拉过去，然后把一个包装精美的盒子往里塞，“我和贝贝她们几个凑钱买的，回家再看哦。”

“不是不让你破费吗？”

“哎呀，小钱小钱。”

荣浅拗不过，“谢谢。”

今早出门时，佣人和她说放学后霍少弦会亲自过来接她，荣浅匆忙将课本和纸笔收拾起来。

霍少弦从来不会刻意避嫌，就像这会儿，他姿态悠闲地倚着黄色跑车的车门，阳光照在墨镜上，朱婷婷撇开几个朋友后走过去。

“霍少。”

霍少弦朝她看了眼，“你是？”

她昨晚还跟他跳过舞，他竟然对她一点印象都没有？

“我们昨晚见过。”

“噢。”霍少弦懒得多说，眼瞅着荣浅龟爬似的还不出来，便道：“你，进去看看荣浅在干吗。”

“啊？”朱婷婷蒙了，脸色也不好看起来，“霍少，荣浅曾经进过SMX，你知道吗？”

SMX，就是先前被霍少弦砸掉的那家会所。

霍少弦摘掉墨镜，一双美目更加犀利逼人，他拿着墨镜的右手朝朱婷婷点了点，“你怎么会知道？”

朱婷婷拨开霍少弦的手，“我有个朋友在里面，他见过……”

荣浅小跑着出了阶梯教室，老远就看到站在霍少弦面前的人，一条裙子短得像是巴不得别人都看见里面。

朱婷婷还想添油加醋，肩膀被人猛地一推，趑趄了一下后整个人扑向引擎盖，砰的一声，额头撞出好大一个包。

霍少弦指尖抚向眉梢。他的荣浅小小年纪却是只母老虎，多少跟他搭过话的女人都在她手里吃过苦头。

朱婷婷捂着额头，痛得整张脸都扭曲了。

“霍少，你看她！”朱婷婷跺了跺脚。

霍少弦戴回墨镜，荣浅已经拉开副驾驶座的车门坐了进去，男人抬起一条长腿跨进去半个身子，“你要再敢胡说八道，当心哪天这张漂亮的小嘴巴被人给撕裂了。”

朱婷婷捂住嘴，赶忙让开路。

离学校不远的地方有间玻璃房，是荣浅去年生日时霍少弦送给她的。

白皙手指下的雕塑刀有条不紊地刻着，荣浅抬起头，“喂，我都让你坐着别乱动了。”

霍少弦哪里有那耐性，他躺在门口的藤椅上，“我长什么样子，你闭着眼睛都能想出来吧，还用看？”

“别犟，赶紧坐回去。”

霍少弦无奈，重新坐回荣浅对面。

荣浅很喜欢这个地方，周围摆着不少成品，都是她的杰作。

荣浅的书包甩在桌上，霍少弦见里头鼓鼓的，用手指挑过来打开，“大学了，学业还这么重？怎么有个礼盒？”

“我朋友们送我的生日礼物。”荣浅随意答了句。

霍少弦无聊地打开，里头安安静静地躺着林南她们送的礼物，荣浅之前也没看过，于是好奇地扫了眼，就是这一眼，让她全身的血液瞬间涌上脑部，“这这，跟我没关系啊，真是她们送我的。”

其实，这是林南百度出来的结果——送密友什么礼物最好，大多数网友的答案是情趣用品。

荣浅见霍少弦阴着脸，赶忙放下手里的雕塑刀，“真不是我准备的。”

霍少弦拧开开关，“浅小二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”

荣浅脸红得跟染了色似的，直摆手，可想想这答案多虚伪啊，又点了点头。

“那你说，这是什么？”

荣浅用手捂住鼻子，生怕喷出鼻血来。

霍少弦将东西关掉后放回盒内，一步步逼向她，荣浅不住地往后退，霍少弦一把揪住她的手臂将她拉到跟前，“她们为什么要送你这个？”

“霍少弦！”荣浅丢出常用的一招，“你别欺负我，我才20岁，我还小。”

她好想说：我还纯洁，别带坏我。

霍少弦搂住荣浅的腰将她提上桌沿，握住她的手带到自己腿上。荣浅不敢动，更不敢有丝毫逾矩。

他低下头吻她，风从敞开的玻璃门吹进来，气氛是那样旖旎。

半晌后，他们才从玻璃房离开。

狭窄的跑车内，荣浅懒洋洋地靠着椅背。

窗外是入冬后的严寒，每吸一口气都能感觉到冷冽。

他又没碰她，即便已经到了失控的边缘。

霍少弦动作熟练地停好车，“我送你进去。”

“不用了，”荣浅解开安全带，“都到大门口了。”

“今天荣叔不在家，我送你。”

顾新竹果然和以往一样等在客厅中，荣浅进去后喊了声：“妈。”

“浅浅，晚饭吃了吗？我让厨房给你留了饭菜。”

“顾姨，我和她在外吃过了。”霍少弦搂住旁边的荣浅。

“好。”顾新竹向来都是笑意迎人，四十开外的人，因保养得当，看上去非常年轻。

霍少弦并未逗留多久，顾新竹亲自将他送出去。荣浅站在卧室的窗前，头发仍显凌乱，手指抓着身侧的窗帘，霍少弦的车消失后，她的胸中涌起掩不住的酸涩。

霍少弦，其实，你还是很在乎很在乎的吧？

在房间打了会儿电脑游戏，一不小心过了零点，肚子开始抗议，荣浅穿好拖鞋，来到楼下的厨房觅食。

桌上是给她留了饭菜，只不过没一道是她爱吃的。

她的口味和荣择基本相反，平日里顾新竹都会让厨房依着荣浅，除非，像今天一样，荣安深不在家。

当年，妈妈因为意外去世后，顾新竹带着荣择嫁进来，荣安深是这么告诉荣浅的：以后，我们就是一家人，荣择是你哥哥，亲哥哥。

意思是说，荣浅生下来时，顾新竹的儿子已经几岁了，多么讽刺。

顾新竹进了荣家十几年，对荣浅倒是格外好，什么都顺着她，荣安深总说，她是把荣浅当亲生女儿了。

荣浅没再看那些饭菜，从冰箱拿了块蛋糕后上了楼。

翌日。

放学了，荣浅照例来到玻璃房，荣安深出门在外的这段日子，她更不想早早回家。

穿好围裙坐在桌前，才要动手，门口传来阵脚步声，她以为是霍少弦，抬头发现竟是厉景呈。

男人走到桌前，盯着她才完成一半的作品。

荣浅冷下脸，“你怎么会在这里？”

“门开着，我就进来了。”

荣浅事后也想过，那晚要不是厉景呈手下留情，她有可能真会在地狱里走一遭，想到这儿，她语气微软，“欠你的人情我会记得的。”

厉景呈在她对面坐了下来，“你玩的这是雕塑吧？那好，给我做一个。”

“等我手里的完成以后再说。”

“这么好的机会不用，你不怕我以后提什么苛刻的要求？”

荣浅神色间有些犹豫，最终拿起旁边的布将雕刻至一半的塑像遮了起来。

荣浅起身去准备泥土，厉景呈看着她的背影，眸子浅浅眯起，她从他手里逃错过，这次又撞进来，他不会再轻易放手。

荣浅坐回厉景呈对面，然后仔细观察他的脸。

原来，这个男人也是好看到炫目，五官像是精心刻出的一样，短发显得他精神抖擞，她盯着厉景呈的眼睛，想着该用什么来点缀。

他想的，却是她没有衣服以后的样子。

他眼里的深意，她并没察觉。